

杨澜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跑时不小心把一只脚尖伸进另一个裤管里,摔倒了几次。摔倒的一瞬间,想到的当然是怎样才能避免裤子的破烂。站起来后第一个看的当然是裤子的膝盖处而不是破烂的手掌。

晚饭后,用父亲的茶缸熨烫裤子成了我不可改变的习惯。

“你这条裤子的线条怎么这么多呀?”有一次哥哥笑着说:“快要成了手风琴啊。”

从那以后,梦见骑着牦牛、追着羊羔等单调的梦,开始多样了。想着“什么时候另一个哥哥去聚会裤子被烫伤?”“母亲咋样剪裁?”“自己咋样熨烫?”等美妙的问题,渐渐入睡,梦见自己身穿崭新的巴扎裤,走在城市大街。

有一天,去南山林场的一个哥哥拿着半个砖头那么大、有把手的东西回了家。我看到他在这个玩意儿里放入了炭火。我盯着。哥哥同以往一样把裤子折叠整齐后放在木板上,把父亲茶缸里的凉水洒在裤子上,把这台“黑色机器”在裤子上来回“开来开去”。我当然明白这是一种熨烫法。

“这个叫什么,哥哥?”“叫火熨斗。熨烫效果比开水缸子好多了。”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二个熨斗。

有一次,我在父亲的茶缸里放入炭火,准备熨烫那条来之不易的裤子,被母亲发现了。

后来,我们家入住城市,家里有了“水蒸气熨斗”。我家现在使用的“挂烫机”,父母没能够见到。

小时候,因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上了大学,作为父母唯一帮手的我,在山区的艰辛生活中总受到他俩的各种批评。他俩总是没完没了地对我指指点点:“不说脏话,不欺负弱者和女孩儿,尽量帮助他人,不嘲笑残疾人,不打架,不随地吐痰,吃饭前一定要洗手,溪水边不能大小便,不拔青草,不折断发芽的树枝,不伤害鸟类”等。

有一次,我看到哥哥拿着倒入开水的缸子在裤子上来回跑着。

“哥,你这是在干什么呢?”我问道。

“这个叫‘熨烫’。”哥哥说,“这样可以去掉裤子的褶皱和皱纹,显出裤子的前后中线。穿得非常整齐。父亲的这个茶缸起到熨斗的作用。”

“裤子没有前后中线不行吗?”

“不行。在城市人都这样穿。衣服没有褶皱才好看。这样别人不会认为我是乡巴佬。”

“我何时这样穿?”

“你有了巴扎裤的时候。”

从那天起在我的词汇里增加了“熨斗”这个名词和“熨烫”这样的动词。有时候发现哥哥晚上睡觉前把折叠整齐的裤子放进裤子底下。“你要记住,没有熨斗的时候这也是个好办法。”他得意地说。

有一天,老三去参加村里的婚礼宴席。回来时发现他裤子的几处被烟头烫了几个小洞。母亲唠叨着用半天时间对这条裤子进行裁缝,给了我。虽然这条裤子有些大,我很乐意自己能够穿上巴扎裤。刚穿上小喇叭裤,奔

蓦然回首

对于大小多少的认知

肖应林

人活一辈子,绕不开的道道多如牛毛,但大小多少的判断几乎每天都要琢磨。大小多少,说起来简单,横平竖直没几个笔画,可真要在日子里把这四个字嚼出滋味,用得熨帖,却比当年在乡下田埂上挑着满筐新谷走夜路还难。这四个字,说到底是丈量世事的尺子,是掂量人心的秤砣,看的是眼力,拼的是心力,最终显的是一个人的活法。

当年在生产队挣工分,就感知着“大”字的分量。好几亩水稻田要抢在暴雨前收割,队长喊一声“加把劲”,所有的努力扑在田里,镰刀挥得比蝉鸣还密。那时的“大”,是晒谷场上堆成山的稻垛,是记分册上红笔圈住的满分,是看着仓库渐实的踏实。后来进了城,从普通的科员做到了相当层级的领导干部,才明白“大”字藏着更深的门道。面对民生报告里的数字,不能只看小数点前的整数,得瞧见每个数字背后的柴米油盐;处理复杂事务,既要有俯瞰全局的胸襟,又得有钻进细节的耐心。就像当年在大学念书当学生会主席,既要看盯着校系活动计划这个“大”,又得算清每个社团的几分几毛开销这个“小”,缺了哪头都不成。古人说“大行不顾细谨”,可真到了干事的时候才知道,所谓的“大”,从来都是无数个“小”垒起来的,就像乡下盖房子,地基的每一块石头都得夯实,不然再气派的梁木也撑不起整座房。

年轻时总觉得“小”是不值一提的。在乡下放牛,牵牛绳磨破了手心,觉得那点疼算什么;上大学做家教,来回两小时公交只挣五块钱,心里犯嘀咕这“小”钱挣得太亏。直到后来在机关写材料,几句不恰当的表达,甚至几个错漏的标点,都得让整篇报告返工,才懂得“小”里藏着乾坤。

退休后侍弄阳台上的花草,看着菜苗一天天往上冲,才明白“小”也是一种生长。当年跟着父亲学插秧,他总说“株距差半寸,秋收少一担”,那时嫌他啰唆,如今才品出滋味。就像老辈人讲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世上哪有天生的大事,不过是无数个“小”在悄悄发酵。那些在田间地头弯腰拾穗的清晨,那些在灯下修改文稿的深夜,看似微不足道,实则都在为人生的收成攒着底气。

“多”字最是磨人。刚工作那阵,总想着多做事、多表现,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以为“多”就是好。直到有回连续三天没合眼,把一份报告写成了糊涂账,才懂得“多”也要有分寸。乡下割稻子,割得太快就会漏穗;城里做工作,揽得太多就难精致。记得读研时同时兼着三份工,

绕了大半辈子,才明白大小多少本是一体。大是方向,小是路径;多是丰盈,少是纯粹。乡下的田埂上,大的是天地,小的是脚步;城里的办公室,多的是事务,少的是初心。当年在田埂上看云,觉得云大天小;如今在阳台上看云,才知云聚云散都是风景。从挣工分到做干部,从忙生计到享清福,人生就是在大小多少里找平衡。就像老农用的秆秤,秤砣虽小能压千斤,秤盘再大也得有准星。

说到底,大小多少的拿捏,拼的是见识,靠的是历练。那些在田间地头流下的汗,那些在办公桌前熬过的夜,那些在人生路口做过的选择,最终都化作了心里的尺子。这尺子没有刻度,却能丈量出什么该大、什么该小,什么要多、什么要少。退休后常在小区散步,看着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才懂得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一份踏实,少一份浮躁。就像当年种的水稻,春播秋收,不抢不赶,该大时大,该小时小,该多时多,该少时少,顺应时节,自有收成。

这大小多少四个字,说穿了就是过日子的学问。懂得了,日子就过得明白;用得好,人生就走得稳当。就像老辈人传下来的谚语,简单朴素,却能指引着一辈辈人,在岁月里慢慢活,好好过。

烟火在甜蜜中汹涌

诗燕

仲夏之夜,浏阳河畔,天幕将倾,“焰遇浏阳花火大会”已排出了“灵魂相约,永不背叛”八个焰色大字。天空剧院上空,光影流动,晚风攘着碎星,往我的发梢里灌注永恒,满城的烟火在甜蜜中汹涌。

夏夜的风裹着少许热浪,在浏阳的街头巷尾游荡。我坐在新月半岛外滩的草坪里,小凳是临时从后备车厢搬出来的,有些摇晃,却也无妨。对面天空剧院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而人声却愈发嘈杂。

“砰、砰、砰……”一朵朵烟花呈圆形由内向外炸开,人群发出整齐的惊叹。那声音像是从浏阳河水里涌上来的,带着某种原始的纯粹。金红色的光点四散开来,又拖着尾巴坠落,像极了古书上说的“火树银花”,我的小凳跟着震了一下,险些栽倒。

未在天空剧院看烟花的人不止我一个,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倚在河边的栏杆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们脸上,明明灭灭。有个穿红裙子的姑娘不住地踮脚张望,她的凉鞋跟敲打着铺着小石头的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不远处,几个孩童骑在父亲肩头,小手胡乱指向天空,兴奋得哇哇叫个不停。

河滩上飘来烤羊肉串的香气,共享单车停了一排,车筐里还扔着没喝完的矿泉水瓶。穿红裙子的姑娘不知何时攀上了男朋友的背,她的裙摆被风掀起一角,像一面小小的旗帜。我摸出手机想拍,却发现镜头根本装不下这满天的绚烂。也罢,有些景象注定要留在记忆里慢慢褪色。

有网友说“男朋友给不了的浪漫,浏阳可以给你……”这话倒也不错,趁着歌手在天空剧院嗨唱时,我起身驱车来到十分钟路程不到的网红民宿小屋,品着咖啡,眼见流星自人造天幕划过,分明是赝品,却比真货还要夺目三分。恰逢当晚手机视频传来喜讯,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

马王堆

一层一层掀起的夯土
犹如一页一页翻开的史书
漆木器,纺织品,木俑,陶俑,帛书
帛画,竹简,木简,粮食,酒……

两万多件文物重见天日
一个朝代的风情扑面而来

沉甸甸的马王堆
像一只秤砣
称量出一座城市历史的厚重

辛追夫人的美貌
保鲜了两千年
让蒙娜丽莎的笑容黯然失色

万家丽广场

号称宇宙中心的万家丽
其实是一个剧场
人们本色出演
千姿百态的故事次第展开

比如在众声喧哗中
寻找静谧
面对活色生香的美味
忍受饥饿的煎熬
用一下午时光
播种余生的幸福
拿多年的积蓄
去打水漂

命运的安排
往往出乎意料
不妨将想而不得的遗憾
视为锲而不舍的美好

城市向东

(组诗)

春歌



焰火之城

如果有人面对满天焰火
说爱你。虽然浪漫
但千万别轻信
你看吧:那焰火
像梦幻泡影
看得见,却摸不着
像一团雾
风一吹,就散了
也像一簇昙花
一旦盛开,就消逝不见
远不如焰火之下那座城池
可靠,实在
一辈子含辛茹苦
用柴米油盐喂养爱情
用嬉笑怒骂滋补婚姻

小武 供图

菊花石

生长菊花的石头里
一定还藏着金凤、玉露、清霜
甚至整个秋天

有秋天,就有季节
有年轮,有繁谢,有沧桑桑田
有故事和主人公

有中和坚硬的柔软
有缓解冰冷的温润
有稀释冥顽或愚钝的空灵

不要淡看了任何一块石头

也许是一个胎盘

孕育着生命和无限可能

孙隐山寻隐者

在孙隐山寻隐者
而隐者在历史的崇山峻岭中找草药

寻隐者不遇。只看到他
洗药、炼丹的地方,依然闪烁着
药王义气与医者仁心

隐者尝百草,逾百岁
用毕生心血开《千金方》,熬干服药
只为医护万家,泽被万代

他还在医书中悉心诠释
医道遵循天道,药性治疗人性

大围山

最先盛开的那朵杜鹃
像一根引信
点燃大围山灿烂的春天

最后落地的那枚野果
像一个句号
收官大围山殷实的秋天

每次去大围山
都视同一次隐逸或放逐
躲避了甚嚣尘上
却躲不过季节的轮回

而每次离开
也不会太留恋
回归熙熙攘攘的市井
原本是一粒尘埃

三生三相诗云

松雅湖观潮

入定时风平浪静
激动时波涛起伏
清净时清澈
愤怒时浑浊

湖面的水鸟撕开一道裂痕

水底的鱼群卷出漩涡

湖面如屏

投射世间百态

也可演绎

人们的一万种心情

浏阳河泛舟

泛舟河面

每一朵浪花

都像音符

伴着波涛起伏的旋律

仿佛听到了

一首熟悉的歌

就是这首歌

唱红了一条河

就是这条河

滋养了一片土地

就是这片土地

生长出一个又一个传奇

长沙大道

一条路
以长沙命名
赋予一座城的厚望
因向阳而生

迎来万道霞光

一条路

通向机场

即通向五湖四海

抵达心灵

即抵达目的地

黄花机场

人们蜂拥而来
又鱼贯而入
将风险与隐患排除之后
再将自己

托付给远方

飞机拔地而起

如离弦的箭

长沙与每一座城市

现实与梦想

都只有一箭之遥

烟火在甜蜜中汹涌

诗燕

仲夏之夜,浏阳河畔,天幕将倾,“焰遇浏阳花火大会”已排出了“灵魂相约,永不背叛”八个焰色大字。天空剧院上空,光影流动,晚风攘着碎星,往我的发梢里灌注永恒,满城的烟火在甜蜜中汹涌。

夏夜的风裹着少许热浪,在浏阳的街头巷尾游荡。我坐在新月半岛外滩的草坪里,小凳是临时从后备车厢搬出来的,有些摇晃,却也无妨。对面天空剧院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而人声却愈发嘈杂。

“砰、砰、砰……”一朵朵烟花呈圆形由内向外炸开,人群发出整齐的惊叹。那声音像是从浏阳河水里涌上来的,带着某种原始的纯粹。金红色的光点四散开来,又拖着尾巴坠落,像极了古书上说的“火树银花”,我的小凳跟着震了一下,险些栽倒。

未在天空剧院看烟花的人不止我一个,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倚在河边的栏杆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们脸上,明明灭灭。有个穿红裙子的姑娘不住地踮脚张望,她的凉鞋跟敲打着铺着小石头的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不远处,几个孩童骑在父亲肩头,小手胡乱指向天空,兴奋得哇哇叫个不停。

烟花散尽时,人们还仰着头,仿佛在等待什么余兴节目。路灯突然全亮起来了,照亮了手执绿豆冰棍或端着冰凉粉边看边吃边聊的人群,我犹未尽往停车场走,随口而出“焰火阑珊夜未央”,习惯沉默的先生附和:“我在浏阳说爱你”,语气里却满是娇嫩。

回程的将军路上,不时能看见驻足仰望的路人